

冰凌著

母亲的脉搏

徒步沁河手记

中国图书出版社

朝
脉
子
本
子

冰凌著

母系的脉搏

徒步沁河手记

中国图书出版社

注：本书照片除署名者外均由作者拍摄

母 亲 的 脉 特

作者：冰凌

出版发行：中国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Http://www.ctsp-sz.com](http://www.ctsp-sz.com)

E-mail:ctsp-sz@126.com

印刷：河南新起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140×210 1/32

印张：3

字数：50千字

版次：2012年9月第1版

印次：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册

国际书号：ISBN 978-988-8205-08-0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徒步沁河

李前进 摄

沁河流域



序

2006年6月底，冰凌从报社辞职，到北京谋生去了，据说是他的一篇文章触怒了某位领导，他主动告退。这对于他来讲也许是一种解脱，而我却从此失去了一位难得的领导、老师、战友。

说领导，是因为他是我的主管，一进报社，我就在他的指导下工作，说老师，是因为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课堂、书本中学不到的刚毅、执着；说战友，是因为他曾与我共同为公平和正义战斗过。

我是一个倔骜不驯的人，不止一次炒过老板的鱿鱼。但扪心自问，也有让我口服心服的上司，冰凌就是其中之一。相识之初，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给人以孤傲、难处、不近人情的印象，读了他的文章，观察他的工作，又觉得他认真、严谨，无可挑剔；相处久了，才知他功底深厚，见解独到，不同凡响。在为人处世上，他也并非无情。曾抚养一个农村孤儿十余年，直至走上工作岗位；曾为引进台资，身穿白大褂陪台商的伯父做手术，坚持每天开车接送台商的外孙上学；曾为了维护规划的严肃性，与市领导争得面红耳赤；曾因我工作上的疏忽训斥我，也曾为维护我的权益与领导争执。

文如其人，冰凌的文章资料详实，逻辑严谨，分析透彻，极少修饰，从不无病呻吟。在他身边工作，极其辛苦却受益匪浅，他的认真与刻苦使你不得不进步。

冰凌喜欢独步，而且目不斜视，健步如飞。我想，他不仅是为健身，也是在思考，他那些入木三分的见解也许就是在独步中酝酿成熟的。最近听说他不顾年迈体弱，沿沁河独步五百公里，穿行十个县市，记下一本笔记，便自告奋勇为他编辑出版。

说是编辑，其实只是整理而已。冰凌的这本《手记》真实地再现了他徒步沁河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既有对自然、经济的考察与剖析，又有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与梳理，深刻，睿智，妙语连珠，处处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再予编辑就显得多余了。

在文体上，这本《手记》既非论文，又非游记，也不是调查报告，但却不乏调查报告的详尽、论文的探究和游记的悠闲，加上大量生动的照片，或许能使你在轻松的浏览中有所思考。

許抒芳

2012年8月20日

2012 年 6 月 3 日 晴

晋城

自从人类告别了刀耕火种的野蛮时代，进入农耕社会以来，河流便成了人类生活、生产的依托，而河流又以其宽厚的胸怀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孝与不孝的子子孙孙。因此，母亲河的称谓便自然而然地被所有的人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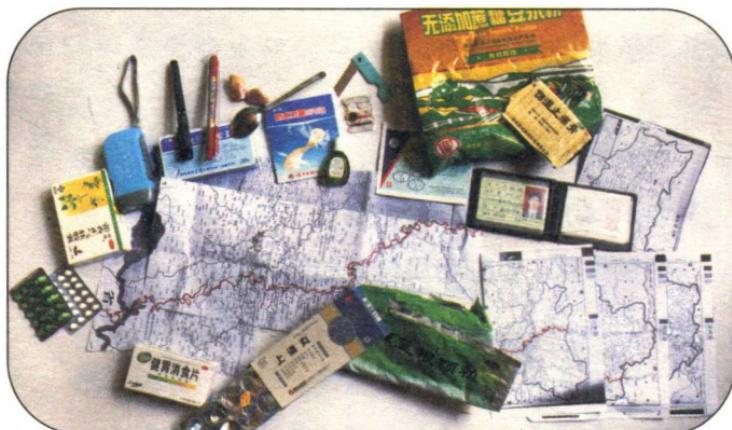
当人们精神无法解脱、压力无处释放时，往往会求助于大自然，河流便是首选。而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没有物质世界的那份势利，所以，无论河大河小、水多水少、能否浇灌、有无凶险，河流平日里总是使人愉悦、轻松、舒缓，给人以生命的活力。云台山与王莽岭同属太行山，只是山上山下、有水无水之别，然而云台山尽是嬉笑欢乐、生机盎然，王莽岭却显得那般苍凉、



贫瘠；即使在一望无际、灰白荒芜的戈壁滩上，只要有一条雪山融化而成的伊犁河，便能流淌出塞外江南的诗情画意。

我出生的地方有一条小河，虽然不大，却清澈、悠久，所以我一到河边总有回家的感觉。尤其是在历经坎坷之后，生命垂暮之年，如果能躺在“母亲”的身边，任她抚摸着满身的伤疤，向她倾诉那无处倾倒或无法倾倒的苦涩，该是多么惬意啊！

有了梦想往往蔑视艰险。于是，整理简单行装，拒绝一切劝阻，急匆匆奔“母亲”——沁河而来，开始了我的“千里走单骑”。



行囊

2012年6月4日 星期一

长治

好几个同学都问我，为什么要徒步走沁河，我确实无法回答，因为我没有任何特定的目的和任务。人们说不到黄河心不死，而我到了黄河也心不死。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为自己设定一些目标，费尽周折去实现这些目标，以致在不留意间当了奴隶，丧失了自我。只有在没有目标压力的时候才能去散步、休闲。也许我也是想放松身心，回归自我吧。

漫步沁河，随心所欲，享受孤独，随遇而安，我早有此念。只是迫于生计，不得不应酬、奔波、奋斗、诉讼，一推再推，终未成行。我觉得在人们的时间支配上，也应该有一个“恩格尔系数”，迫于生计的时间太多，要比迫于生计的



花费太多更苦，更难于承受。时间支配系数要比那些不着边际的所谓幸福指数更能反映人们的生活质量，也能客观地解释“月光族”老师自杀的缘由。

其实，我的这次旅行也并非纯属精神需求，长期在压抑的环境中生活，渴望着有个去处能释放一下，也是延续生命的需求。其次，囊中羞涩，无力支付差旅费、门票也是原因之一。徒步沁河，既能回归“母亲”身边，尽情释放，又能节约经费，享受大自然博大精深的爱，岂不两全其美！

按说，年过花甲徒步旅行，应该有个伴为好，但我搜肠刮肚寻思，年轻的无此雅兴和时间，年老的少有脚力和决心，倘若遇上沽名钓誉者另有它图，岂不破坏了这份难得的清静和孤独？还是独行吧，也算是对我过去工作时没有拉帮结派、铺路架桥的惩罚。

2012年6月5日 夏云

沁源县河底村

徒步第一天，“母亲”便结结实实地考验了我一把。

从沁源县郭道镇坐班车往沁河源头方向走，车前方的牌子上写着郭道-卫华，从地图上看，卫华离沁河源头只有10公里左右，可司机说卫华没人去，班车只能走到隽河，离卫华还有10公里。我想，已准备好千里走单骑，20公里不算啥，下了车便向西走去。

宽阔的河谷空荡荡的，从隽河到王家湾近10公里路程，只碰见三个羊倌、两个种地的农民，哦，还有几个稻草人。走到卫华，才知道这里并不是一个村子，而是一个早已搬走的兵工厂的遗址，残垣断壁，荒草青苔，不知这些厂房、宿舍、公路还在不在GDP的总量中。



继续向前走，竟再无村庄和人烟。走进沁河源头湿地深处，路窄了，山陡了，树多了，风凉了，太阳也快落山了，而身旁的河水却是那般欢快、愉悦，似乎在戏弄我。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渺小，竟害怕起来，若此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或是蹿出个豹子、恶狼来，我定死无疑。为了壮胆，我换了一根更粗的树枝，紧紧握在手里。后又一想，强盗若死守在这里，几天才能遇到我



这样一个单身的穷光蛋，岂不饿死了？如今大家都知道去城里赚钱，这种赔本的生意恐怕强盗也不愿干。至于野兽嘛，它们一般是饿极了才伤人，不会像人那样贪婪吧。想到此，我似乎听见沁河在笑我。

在班车上，有个老乡告诉我，快到源头处有个村子。为了增强信心，我一再鼓励自己，过了前边那个弯就有人家了，可是过了弯还没人，又过了一个弯，还是没人。希望连着失望，失望又连着希望。其实，人生不也如此吗？一次次的失望来临时，只要你心中还有希望，就会把失望抛在身后；但如果你没有希望了，所有的失望就会追上你，积聚成绝望。

正这么想着，头晕的老毛病又犯了，天旋地转，一片昏黑。我就地坐下，赶快吃药。休息片刻，觉得天快



黑了不敢久留，还是走吧。踉跄中猛然看见一根电线杆，电是人用的，有电就有人，应该是有人家了。走了几百米，果然看见半山腰有几栋破房子，谢天谢地，千万不要像卫华那样是片废墟。但又想，即使没人也可以在这里过夜了，起码可以防野兽吧。

爬上山腰，走进一家院子，还没来得及细看，就听见几声狗叫，两条大狗转眼间蹿到我跟前，幸好我还没有扔掉手中的树枝，招架间一个年老的女人出来喝住了狗，问我：“你找谁？”

“大嫂，我想在你家住一晚上，行吗？”

“不行，我家没有男人在。”

“别人家能不能住？”

“这个村一共四户人家，男人都在外边干活。”

我看了看天，无论如何不能走了，更何况附近也没有村子。她看我犯难，想了想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来看沁河源头的。她说有个放羊的晚上回来，我给你问问人家愿不愿意留你。我赶忙道谢。她吆喝了两声，从村子的最北边走出一个女人来，他们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家乡话，老人对我说：“上去吧。”我再次道谢后，便向山上爬去。狗又叫起来，我抬头一望，那个女人已经站在我头顶上。她说：“上来吧，它不会咬你。”我如释重负，今晚终于有着落了。这才看见旁边墙上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河底村。

夜宿河底，放羊人一家非常热情，家长里短拉了一晚上。我这才知道，村里的四户人家相互之间都是亲戚，而他们的祖先并不是本地人，是从平遥逃荒来到当地的。看来，沁河养人，名不虚传，若没有沁河，谁会来此深山老林谋生呢？但是，近年来，山外的世界逐渐吸引了年青的一代，土著的本地人反而都迁出去了，就连这位房东家的姑娘，也哭着闹着要到外边去上学，终于修成正果，成了太原理工大学的高材生，烧柴熏黑的墙上贴满了她的奖状。时间真是个强有力的和事佬，几十年过去，亲仇爱恨，全都烟消云散，就连谁是主、谁是客、谁是山里人、谁是城里人都分不清了。

河底位于海拔2300多米的山区，无霜期很短，庄稼很难成熟，只能种些土豆、莜麦、荞麦等生长期短的作物，平时的口粮全靠外购。但这里的村民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穷，除了出卖土豆、蕨菜、药材等山货外，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牛、羊。现在的年青人吃不了放牧的苦，牛羊出栏逐年减少，牛羊肉价涨得很快，而牛羊是草食动物，受饲料价格上涨的影响比猪小得多，年初的羊羔年底就可育肥出售，每只羊可赚六、七百元，比种粮合算。我问房东：“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过去好多了？”他说：“是啊，过去太死板，现在自由。养羊就能赚钱，砍柴没人管，省钱，卖点山货还能挣个零花钱。”我感叹他的满足，同时从他一口一个钱字的叙述中，也